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書啓三

答胡寺丞宗愈書

時宗愈為荊州觀察判官

荊州觀察判官

光頓首再拜前歲承臨訪以諫局不得詣謝頃又辱賜書兼示以所著文稿京師日困俗事因循逾年尚未報謝雖感戢勤仰之心無時少忘而惰慢之臯誠無以辭於左右宜見弃絕而不錄者也今茲乃復重賜以書仍告以賢者之名是不以小禮為疏密而直責以古人之處也光實何人蒙期待之厚如此且愧且恐殆無容措丁君未之得見又不知其所居不獲身往受教也唯當謹識重語無日忘之京師名利之場士大夫不知光之不肖日枉車騎過敝廬者不啻十數然為道誼而來者則難得矣丁君不屈臨迺益知足下之不妄譽人也時寒千萬加愛

傳家集卷六十 書啓三

一

答周同年源書

十二月日具銜司馬光謹再拜復書都官同年前比承賜書并示古律詩三卷理致精奧辭氣清壯誠陋目所未嘗睹如登崑邱閱衆寶顧盼驚眩心知其可貴而口不可盡名也幸甚幸甚受貺至大宜即時修報而缺然逾旬者抑有由焉光生而樸愚行能無所長自度於方今士大夫間最出其下不意朝廷過采置之侍從居常

自愧今年賜書迺欲方之汲黯夫汲黯何可當也漢武帝猜忍暴刻其近臣如莊助朱買臣吾邱壽王之徒雖平生所信愛小有過輒抵死九卿顏異對賓客微反脣以爲腹誹而誅之其視殺人族人若鉏草茅然黯當此時能犯忌諱觸盛怒直詆其非以安國家利百姓非天下賢傑能如是邪今陛下慈愛寬仁與羣臣言愉愉和顏色如接賓友唯恐傷其意求規諫之言孜孜如不及雖有狂狷訐直亦能容之光於羣臣中官非甚薄曾不能引古聖賢之道以少助盛德萬分之一直碌碌隨衆容身庇妻子而已豈得爲汲黯之倫乎夫任羸者以萬鈞之重非徒不能負也且有顛仆糜碎之患光雖至愚猶知避顛仆糜碎之患是以戰栗汗流而久不敢報也惟同年少賜矜察而寬假之不宣光惶恐再拜

答孔司戶

文仲書

三月二十日司馬光頓首復書司戶祕校孔君足下辱書教以孔子第門人而文學處四科之末所以然之理幸甚幸甚光愚陋無堪居常不見齒於士大夫足下徒以生之蚤而仕之久亦從而訪焉稱襄之過而責望之重且恐且愧無以自處光昔也聞諸師友曰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貴於有用而不貴於無用故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德行之所以爲四科首者也孔子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夫國有諸侯之事而能端委束帶與賓客言以排難解紛徇國家之急或務農訓兵以扞城其民是亦學之有益於時者也故言語政事次之若夫習其容而未能盡其義誦其數而未能行其道雖敏而博君子所不貴此文學之所以爲末者也然則古之所謂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絃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無事於華藻宏辯也必也以華藻宏辯爲賢則屈宋唐景莊列楊墨蘇張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後也顏子不違如遇仲弓仁而不佞夫豈尚辭哉足下所謂學積於內則文發於外積於內也深博則發於外也淳奧則夫文者雖不學焉而亦可以兼得之學不充於中而徒外事其文則文盛於外而實困於內亦將兼棄其所學斯言得之矣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足下允蹈其言爲之無倦將與淵騫並驅爭先又况游夏尚奚足慕光方歎服仰止之不暇自視一無所有其何以爲獻不宣光頓首

與王介甫書

熙寧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光居嘗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

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
損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爲友然自接待以來
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也雖愧
多聞至於直諫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則固不
敢爲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
道出處語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
養民此其所以和也曷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
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
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
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而已起則
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
可起之中引叅大政豈非亦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
邪今介甫從政始朞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
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
亦竊竊怨歎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
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
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
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爲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
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
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
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
末不敢苟避謹怒不爲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

介甫之甚者其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爲不如禮義信况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邪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邪則惟民是虐以飭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圍視銜鬻爭進各鬪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此其爲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爲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己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

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爲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顧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者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閒矣今乃自以爲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喜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疎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爲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遂子馮爲楚令尹有寵於遂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遂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周舍死簡子臨朝而歎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

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
以有過則喜鄴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羣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顥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

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名成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辯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

之不便者介甫輒艷然加怒或詬詈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者從介甫遊介甫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今介甫爲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

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爲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弃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

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
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
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
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盡弃而不顧哉今介甫獨
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
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
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卧家光
被旨爲批答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
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敘其事以義責
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
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竊聞介甫不

傳家集卷六十

書啓三

九

相識察頗督過之上書自辯至使天子自爲手詔以遜
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出視事誠是
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
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言青苗錢不便
詰責使之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
奏乞行取勘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
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
光竊爲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
府光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
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
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

介甫爲心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羣臣無能及者動靜取捨唯介甫之爲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日前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

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弃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以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爲然也彼諂諛之人歛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

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施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可出而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詈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與王介甫第二書

熙寧三年三月三日作

光以荷眷之久誠不忍視天下之議論恟恟是敢獻盡言於左右意謂縱未弃絕其取詬辱必矣不謂介甫乃賜之誨筆存慰溫厚雖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絕之足見君子寬大之德過人遠甚也光雖未甚曉孟子至

傳家集卷六十

書啓三

十一

於義利之說殊為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恐似用心太過也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今四方豐稔縣官復散錢與之安有父子不相見兄弟離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數年之後常平法既壞內藏庫又空百姓家家於常賦之外更增息錢役錢又言利者見前人以聚斂得好官後來者必競生新意以朘民之膏澤日甚一日民產既竭小值水旱則光所言者介甫且親見之知其不為過論也當是之時願毋罪歲而已感發而言重有喋喋負罪益深

與王介甫第三書

光惶恐再拜重辱示諭益知不見弃外收而教之不勝

感悚不勝感悚夫議法度以授有司此誠執政事也然當舉其大而略其細存其善而革其弊不當無大無小盡變舊法以爲新竒也且人存則政舉介甫誠能擇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雖日授以善法終無益也介甫所謂先王之政者豈非泉府賒貸之事乎竊觀其意似與今日散青苗錢之意異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顧以此獨爲先務乎今之散青苗錢者無問民之貧富願與不願強抑與之歲收其什四之息謂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於闢邪說難壬人果能如是乃國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與變法而講利者邪說壬人爲不少矣彼頌德贊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

傳家集卷六十

書啓三

十一

介甫偶未之察耳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又曰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又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又曰非廢厥謀弔由靈蓋盤庚遇水災而選都臣民有從者有違者盤庚不忍脇以威刑故勤勞曉解其卒也皆化而從之非謂廢棄天下人之言而獨行己志也光豈勸介甫以不恤國事而同俗自媚哉蓋謂天下異同之議亦當少垂意采察而已幸恕其狂愚不宜光惶恐再拜

上許州吳給事書

月日具官光謹再拜獻書某官執事光昔者未冠爲書生從師友間得執事所對直言策及後策觀之喟然歎曰道之不明久矣蔽於古者迂大而不可從溺於今者

淺薄而不足用今執事論高而不悖於今義實而不戾於古所譏切皆當世之病所區畫皆應事之宜粲然虞夏商周之道可以覆手而取舉足而登也非夫深明於道之本其孰克以致此哉由是私自誓曰異日儻得出入門下承事之間以受一言之教使皦然睹道之正渙然識道之歸事君行已知所取捨而無所疑則私願足矣及舉進士幸免黜去始敢進謁朝之公卿大夫當是時蓄才德負名聲出入帝廷榮耀輝赫照人者衆矣光皆未及往見首求執事之門而叩之誠欲急於學術之明而成宿昔之志也并哀其所爲文以爲始見之贄執事不責其僭而辱賜之詩以振飾之且曰道爲根柢言

爲華由來表裏相經緯光由是益知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則光願受學之志愈固而專矣不幸光獻文之明日西出之官自是已來非奔走吏道則在苦由衰經之中矣東西南北崎嶇壙坎過闕門上逆旅爨未及燃已復出外矣是以役役十年而不得卒業也去年罷滑臺從事至京師則執事旣爲天子輔弼臣矣光賤士也其敢不自分限而屢以其不肖之跡汗辱門下之塵稱道舊恩以求瞻望几杖哉必若是而爲天下之人謂之不營祿位而爲道則難矣光是以屏身退處不敢屢進以煩將命非爲輒自疎外誠懼不知者不能察其區區而有塵累於至公也今聖主以許田股肱大郡屈煩執事暨

鎮治之光然後敢復敘昔日之知而求畢其戇愚之志夫肝鬲之所崇聚而欲杼展於左右者固不可立談而盡也是敢復繕綴近所爲文凡五卷而薦之非敢以爲文也貴露下情而已伏惟亮其狂簡之誅而矜其自幼及長企仰之意副其所以來求考正道義之誠則沒齒銜戴盛德永永爲執鞭秉轡門下之士矣不宣光惶懼再拜

答昨城郭大丞書

先頓首再拜竊以前世郡縣以來朝廷唯置太守都尉令長自他掾屬皆官長所自辟除供趨走治文書而已今幕府吏猶古之掾屬也職至輕位至微獨命於朝廷

傳家集卷六十

書啓三

十四

差異耳執事以老成之德任百里之重官爲三丞著籍於朝雖大君子卑遜不以自重然考之古視之今其事任位序不輕章矣而歲時月朔必以賀牘爲賜辭恭禮備若小邑長之事牧伯然此豈光之所能堪哉是以日夜鞠躬重足繼爲書啓布之左右乞停此儀以安反側而執事好謙之志確然愈固雖於盛德益有光美將使無似之軀於何自置殆非所以相全愛之道也迺者韋城張祕丞亦然光具此意因書請焉韋城悟其不可幸賜惠許獨執事未照愚款祈請喋喋不垂允納每得一紙流汗霑足光聞君子與人恭而有禮固不若此也今不敢避煩再薦言庶幾高明垂意察古今之體酌重輕

之宜凡此過禮率從翦削時有惠訓手筆往來使得泰然自安無負踈踏幸之大者不宣光頓首再拜

別劉孝叔雜端手啓

光再拜前日暫得詣別悵戀何可勝言比宿起居何如舟艦具未解維果在何時恭惟道勝名立餘無可貴外物土芥固不足以滑和唯冀親近藥物益自愛重區區所禱不宣光再拜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書

光啓昨在洛中及至京師兩於河中遞次得所賜書值光治裝赴陳州又得旨詣闕尋又忝左省之命忽忽事多久不修報明恕必察其非疎懈也鄙承就移慶帥既踐世官復修舊治計堯夫必樂然就職然士論所鬱鬱者猶多也光今日忝竊皆由堯夫素加誨誘重以推挽其感戢固不在言今歲大暑異常邊地必稍愈觸熱飲冷更祈節慎不宣光再拜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第二書

光愚拙有素見事常若不敏不擇人而盡言此才性之蔽光所自知也加之閑居十五年本欲更求一任散官守候七十即如禮致事久絕榮進之心分當委順田里凡朝廷之事未嘗掛慮况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誠不意一旦冒居此地蒙人主知待之厚特異於常義難力辭黽勉就職故事多所遺忘新法固皆面牆朝中士大夫

百人所識不過三四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又爲世俗妄被以虛名不知其中實無所有上下責望不輕如何應副得及荷堯夫知待固非一日望深賜教督以所不及聞其短拙隨時示諭勿復形迹此獨敢望於堯夫不敢望於侘人者也光再拜

答河陽李夷白祕校書

五月三十日光再拜司理祕校李君足下頃國家羅天下豪雋光以無似叨備有司以是得瞻見符采承接餘論其爲幸已大違別已來汨沒俗事未遑修問信至兩蒙惠言且謂自省於中至於無愧則安爲之又謂光事之非禮固弗受悅之非道固不悅何足下自遇之厚而見期之深也愧感之外敢不頌詠美志而佩服雅言庶幾黽勉以不負所教焉至於師法非所敢當又承王事鞅掌以學之不講爲深憂光也聞諸宓子賤曰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何費日之有盛暑未獲展晤惟加愛爲禱不宣光再拜

答齊州司法張祕校正彥書

十一月七日光白司法祕校張君足下前日辱書始則諭以古之爲士易今之爲士難終則見索惡詩欲以示郡之賢守倅光實何人承雅意勤厚如此固不當辭然光素無文於詩尤拙不足以揄揚盛美取信於人况近世之詩大抵華而不實雖壯麗如曹劉鮑謝亦無益於

用光忝與足下以經術相知誠不敢以此爲獻所可獻者在於相與講明道義而已足下所謂古之爲士者乃君子之道也所謂今之爲士者乃小人之道也自有天地以來君子小人相與並生於世各居其半一消一息一否一泰紛然雜揉固非一日非君子之道多於古而鮮於今古則可爲而今則不可爲也小人之道鮮於古而多於今古不可爲而今則可爲也顧人之取捨何如爾奚古今之異而有易有難哉足下學春秋非徒誦其文通其義而已乃能於傳注之外凡古今治春秋之書存可見者皆徧觀而略記之評其短長靡不精常人或雜舉而碎問之醜對無滯袞袞焉如泉源之不窮年未

弱冠舉明經爲天下第一今位雖卑年雖少譬如隋珠和璧委於道塗愚者猶知拾而寶之况賢守倅哉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求爲可知也足下當固守於古而勿流放於今汲汲於已而徐於人爲之不止光見異日爲賢公卿功業烜赫於當時名聲彰徹於後世竹帛所不能紀金石所不能頌詩何爲哉詩何爲哉不宣光白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一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書啓四

荅張先生

紙書

八月二日涑水司馬光白張君先生辱書示以所著春秋傳士大夫不以經術爲事久矣足下獨能治春秋三十年成書三十萬言是古之儒者復見於今日也欽仰咨歎無有窮已足下自謂天以聖師之道厄日引久而陰有所相若非已意之所自出者光經術素淺於春秋尤所不通虛辱足下之賜讀之累日不能識其涯涘又烏暇知其得失敢錯論議於其間哉至於建白於上乞廢三傳之學而行足下之書以伸千載聖人未明之意此尤非光之所敢任也不勝惶悸之劇其書謹再拜封納請更擇能通春秋學有大名居高位可以副足下之求者而從之幸甚幸甚不宣光白

荅陳監簿

師仲書

九月十八日涑水司馬光再拜陳君監簿足下金州人來辱兩書以能出處見期未相識爲恨光實何人敢以此賜反反愧汗無地自處光性愚陋頗好讀古人書聞君子之風亦知慕之而未能至睹小人所爲亦知恥之但恐未能免耳曷蒙朝廷猥加收采塵污侍從預陪國論訖無銖兩之補俄又擢寘樞庭譬如有人舉萬金之

重加稚子之背彼必走而避之萬金非不貴也然走而避之者知非其任故也此乃物理之常烏足謂之賢哉今以衰病自求便安朝廷未棄之田里尚縻以一官賜之廩祿使飽食安坐自放於豐草長林間乃聖主之至仁鄙夫之大幸豈敢效古之人以道不行而自藏哉恐足下傳聞之誤而獎借之過誠不敢自保恐萬一侘日陷足下於不知言之責以重老朽之臯是敢輒自陳叙浼瀆聰明庶幾識察而已矣雖未獲侍前三復足下書及所示文編語高而氣直才美而志大其嚮往欽服之心固非筆札所能盡也

荅李大卿

孝基書

熙寧五年正月十三日作

傳家集卷六十一

書啓四

二

光再拜昨晚暫得請見經宿起居何如適辱誨筆承朝夕往河清不得再詣辭千萬以保攝為禱大卿平生以保攝為事計其專勤舉世無倫然光區區猶有所獻者譬如舉輕塵以裨泰山雖不知量志在忠益而已光聞一陰一陽之謂道然變而通之未始不由乎中和也陰陽之道在天為寒燠兩暘在國為禮樂刑賞在心為剛柔緩急在身為飢飽寒熱此皆天之所以存日用而不可免者也然稍過其分未嘗不為災是故過寒則為春霜夏雹過燠則為秋華冬雷過雨則為淫潦過暘則為旱暵禮勝則離樂勝則流賞僭則人驕溢刑濫則人乖叛太剛則暴太柔則懦太緩則泥太急則輕饑甚則

氣虛竭飽甚則氣留滯寒甚則氣沈濡熱甚則氣浮躁此皆執一而不變者也善爲之者損其有餘益其不足抑其太過舉其不及大要歸諸中和而已矣故陰陽者弓矢也中和者質的也弓矢不可偏廢而質的不可遠離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由是言之中和豈可須臾離哉昨日聞大卿言臟腑素有冷疾須至服熱藥今則徧身生瘡疥手足時癒癢疑有風邪尚欲以烏頭治之光雖略曾以所見貢聞又恐侍坐之久尊體疲倦不敢畢其辭而退竊以大卿勤養生之術數十年而猶有冷疾者殆食素膳太多故也彼筍簞乳腐麵滓豆炙性大寒

而滯氣光見人多食之致脾胃虛弱脹滿滑泄面目浮腫腰足沈重前後非一矣天生萬物各有所食苟不得其所食則不能全其生入爲萬物之靈兼蔬穀酒肉而食之乃其常性也酒肉者所以扶衰養疾不可廢也大卿絕酒肉而專素膳爲日已久此其所以有冷疾也既得冷疾復以熱藥攻之聞大卿所服之藥皆躁悍酷烈佗人莫能近口此其所以失中和也中冷則爲羸瘠面腫外熱客於肌膚則爲瘡疥流於筋脈則爲癩癧光雖不曉醫以陰陽之理推之殆不遠矣不勝欸欸之愚欲望大卿自今罷素膳屏熱藥靜慮以適神潛心以實下起居飲食造次須臾不少離於中和試行之旬月竊謂

所苦不須攻療必自去矣若旬月無效棄黜其言可也
光以託契義之舊仰德名之熟雖得見尚新所居連牆
而往來不數然愛重之心過於朝夕握手接膝者矣是
以敢輒獻盡言幸希裁察不宣光再拜

與吳丞相

充

書

熙寧十年
四月作

光啓光愚竊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退伏散地
苟竊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
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嘗有所薦引未知虛
實光自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絕在少壯之時猶
不如人況年垂六十鬚髮皓然視昏聽重齒落七八精
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遊之久今日特蒙

傳家集卷六十一

書啓四

四

齒記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顧惟相公富貴顯
榮豐備已極光疎冗之人無一物可以為報唯忠信之
言庶幾仰疇盛德之萬一耳伏惟明主歷選周行登用
人傑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忘知己之心知相公必不輕
孤於明主也竊見國家自行新法已來中外恟恟人無
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晷棄置實
務崇飾空文以刻急為能以欺誣為才閭閻之民迫於
誅斂人無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移轉死溝壑聚為盜
賊日夜引領冀朝廷之覺寤弊法之變更凡幾年于茲
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之邪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
廩之儲僅支數月民間貲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播

歛日急河北京東淮南蠡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
官軍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千里之水旱霜
蝗所在如是其爲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
保其必無而恬然不以爲意乎賈誼當漢文之世以爲
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
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自若者也昔周公
勤勞王家坐以待旦跋胡蹙尾羽敝口瘡終能爲周家
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爲太師名播無窮子孫奄
有龜蒙與周升降王夷甫位居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
全置二弟於方鎮以爲三窟及晉室阽危身亦不免然
則聖賢之心豈皆忘身徇物不自爲謀哉蓋以國家興

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顧衆人之識近而聖賢之
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
不更民疲而不恤萬一鼠竊益多蠶蠹有毒則竊恐廟
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復委遠機柄均逸外藩固非息
肩之處乃至投簪解紱嘯傲東山亦非高枕之地也然
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
救急保安之道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
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效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欲
適鄢郢而北轅疾驅也所求必不果矣欲去此五者而
不先別利害以寤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
寤人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

矣所謂開言路者非如曩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
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罪
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爲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
夕啓沃唯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蔽爲先務如
是則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矣以聖主
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讜言日進下情上通至
治可指期而致況弊法何難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時
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
危尚有反掌之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雖那魏姚宋之
佐將末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任位之
首相展志行道政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合
則利澤施於四海其不合則令名高於千古丈夫立身
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爲無負矣光切於報德貪盡區
區不覺辭多惶恐再拜

荅蔣中舍

深之祖淪淳化中爲
永康軍判官死蜀寇

光啓承垂示先都官畫像記沈公論之已詳殆無以加
古之人誰不死惟得其所爲難故國君死社稷大夫死
衆士死制各死其所受禮也爲臣事君不計位之高卑
恩之厚薄知之淺深苟在其職死之義也方蜀寇之熾
守臣軍帥棄地與衆而逃者多矣先都官獨以文吏在
下位力戰死之其於禮義非知之明守之篤能如是乎
可謂得其所矣沈公旣叙其忠孝光又述其禮義然忠

孝禮義亦相與爲表裏者也光再拜

荅郭長官

純書

光啓去歲十月蒙惠書足下所治路僻光閑居難值便人以此期年不獲修報然中懷耿耿未嘗暫忘潘司錄來又辱書且媿且感霜秋公餘喜聆安善所示會統稽元圖貫穿千餘載前賢搜羅所不至者纖悉盡備靡有闕遺非夫好學之勤用意之精誰能臻此欽服欽服光學疎識淺於正閏之際尤所未達故於所修通鑑叙前世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記事爾亦非有所取捨抑揚也於漢昭烈之立嘗著論以述其事今并錄呈可以見其不敢專矣夫正閏之論誠爲難曉近世歐陽

傳家集卷六十一

書啓四

七

公作正統論七篇以斷之自謂無以易矣有章表民者作明統論二篇以難之則歐陽公之論似或有所未盡也歐陽公謂正統不必常相繼有時而絕斯則善矣然謂秦得天下無異禹湯又謂始皇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又以魏居漢晉之間推其本末進而正之此則有以來章子之疑矣章子補歐陽公思慮之所未至謂秦晉隋不得與二帝三王並爲正統魏不能兼天下當爲無統斯則善矣然五代亦不能兼天下與魏同乃獨不絕而進之使與秦晉隋皆爲霸統亦誤矣足下離之更爲異等斯又善矣然則正閏之論雖爲難知經三君子盡心以求之愈講而愈精庶幾或可以臻其極乎是知古

之人貴於切切惔惔良有以也如光者蠢愚冥頑安足以聞三君子之藩籬而敢措一辭於正閏之間竊惟足下錄此書以相示蓋亦有切切惔惔之志非欲光爲諾諾之人也芻蕘之言明者擇焉光辱足下之厚意豈可逆自鄙薄不傾曾腹之所有以盡布於左右而求采擇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先儒謂秦爲閏者以其居二代之間而非正統如閏居兩月之間而非正月也夫霸之爲言伯也古者天子立二伯分治天下諸侯周衰方伯之職廢齊桓晉文能帥諸侯以尊周室故天子冊命使續方伯之職謂之霸主而後世學者乃更以皇帝王霸爲德業之差謂其所行各異道此乃儒家之末失

也今章子以霸易閏似未爲得恐不足遵也夫統者合於一之謂也今自餘以下皆謂之統亦恐名之未正也又蜀先主自言中山靖王之後而不能舉其世系後唐出於沙陀姓朱邪氏唐賜之姓明宗復非莊宗之族清泰又非明宗之子李昇起於廝役莫知其姓或云湖州潘氏子李神福俘之以爲僮僕徐溫句之以爲子及稱帝慕唐之盛始自言姓李初欲祖吳王恪嫌其誅死又欲祖鄭王元懿命有司檢討二王苗裔有司請爲恪十世孫昇曰歷十九帝十世何以盡之有司請以三十年爲一世議然後定足下云蒙先世之烈者謂之餘今三家皆謂之餘可乎且餘者豈非謂承王統之餘也今劉

知遠謂之閏而劉崇謂之餘可乎又凡不能一天下者或在中國或在方隅所處雖不同要之不得爲真天子今以曹魏劉石二趙苻姚兩秦元魏高齊宇文周朱梁石晉劉漢郭周爲閏孫吳劉宋二蕭齊梁陳慕容燕赫連夏爲偏李蜀呂李禿髮沮渠四涼乞伏秦馮燕楊吳王孟兩蜀廣南漢王閩爲僭三者如不相遠然願更詳之彼苻氏姚氏與慕容氏赫連氏與拓跋氏一據關西一據山東與高齊宇文周何以異乎又凡天祿之不終者傳世不傳世等耳王莽雖篡竊天下嘗盡爲之臣者十八年與秦頗相類非四夷羣盜之比也則天乃唐之母后臨朝稱制與呂后無殊但不當革命稱周耳其後子孫相繼有天下不得謂之不終其身今與王莽同謂之僞亦似未安也凡此數者皆愚陋之所見未必中理願足下采其區區之心而不以爲罪幸甚幸甚光再拜

荅陳司法師仲書

八月三十日涑水司馬光謹復書司法陳君足下辱書并示先國博家傳以爲何蕃董邵南之節行不見於佗書獨韓文公傳而詩之故其名彰徹迨于今謂光盍亦爲傳若詩使吾先君之名流布於世承命慄栗流汗及足何足下比擬之非倫而責望之太過乎文章自魏晉衰微流及齊梁陳隋羸億織靡窮無所之文公傑然振而起之如雷霆列星驚照今古自班張崔蔡不敢企仰

況潘陸以降固無足言故何董之名附其文而傳彞使
一妄庸人傳而詩之二子於今尚有聞乎光性愚學疎
於文尤非所長今時常為秉筆者笑敢望傳於後乎足
下乃使為韓之所為是猶驅策駑馬曰必為我追千里
之足其果能為之乎借使光不自知量輒引韓以自況
為詩傳以叙當世賢者之事業必取舉世之唾詈且無
容其身矣誠不敢自愛大懼汨沒先君子之名以重其
臯況先君子之名潛德遺美二顏既傳而評之甚精且
詳決傳無疑光何所有可以加銖兩之重乎惟足下憐
而察之

與范景仁問正書所疑書

傳家集卷六十一

書啓四

十

光啓晚來蒙惠手筆并機扇值相繼有客不得即時修
謝前此承示所著正書且垂諭云未安處便與點竄以
景仁之明達耆壽加以平生所致思而得者乃下問於
頑鄙末學如光之比雖古人詢于芻蕘以能問不能殆
無以踰此何以勝克悚反悚反伏讀累日如風雅皆周
道既衰詩人追思其盛而歌之關雎以興淑女非興后
妃成康平王齊侯皆指其爵謚文王配上帝終周世常
然八蜡不數昆蟲三年之喪不應二十七月衆子在嫡
孫亦應傳重舜無塗廩浚井之事韓愈為嫂服期非是
凡此之類皆其素所探揣謂其當然而未敢自信今乃
幸與景仁如合符契豁然決矣至於解利貞者情性也

四海困窮柔遠能邇皆先儒研思所未到不勝歎服其間亦有愚昧所未諭者十餘條或一字筆誤無不簽出以俟稍暇得侍函丈請益卒業前日所留易說繫辭注續詩話皆狂簡不揆宜見誅絕於君子者然亦庶幾景仁矜其有志於學痛爲鉅治其蕪穢明示以坦塗使識所之詣幸甚幸甚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斯道也亡廢久矣面相諛背相訾者出門皆是也非吾人孰當惜之幸冀留意

荅孫長官

蔡書

十一月二十七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崇信賢令孫君足下蒙貺書兼示以尊伯父行狀墓誌及所著唐史

傳家集卷六十一

書啓四

十一

記令光爲之碑以紀述遺烈以尊伯父之清節令望加之光自幼穉至于成人得接待周旋今日獲寓名豐碑之末附以不朽何榮如之雖文字鄙拙亦不敢辭顧有必不可承命者惟足下察之光曷日亦不自揆妄爲人作碑銘旣而自咎曰凡刊琢金石自非聲名足以服天下文章足以傳後世雖強顏爲之後人必隨而棄之烏能流永久乎彼孝子孝孫欲論譏其祖考之美垂之無窮而愚陋如光者亦敢膺受以爲己任是羞污人之祖考而沒其德善功烈也罪孰大焉遂止不爲自是至今六七年所辭拒者且數十家如張龍圖文裕張侍郎子思錢舍人君倚樂卿損之宋監子才或師或友或僚寮

或故舊不可悉數京洛之間盡知之儻獨為尊伯父為之彼數十家者必曰是人也蓋擇賢不肖為之也為人子孫者有人薄其祖考宜如何讎疾之哉以光么麼使當此數十家之讎疾將何以堪之所以必不可承命者此也雖然竊有愚意敢試陳之惟足下采擇焉今世之人既使人為銘納諸壙中又使佗人為銘植之隧外壙中者謂之志隧外者謂之碑其志蓋以為陵谷有變而祖考之名猶庶幾其不泯也然彼一人之身耳其辭雖殊其爵里勲德無以異也而必使二人為之何哉愚竊以為惑矣今尊伯父既有歐陽公為之墓誌如歐陽公可謂聲名足以服天下文章足以傳後世矣佗人誰能加之愚意區區欲願足下止刻歐陽公之銘植於隧外以為碑則尊伯父之名自可光輝於無窮又足以正世俗之惑為後來之法不亦美乎未審足下以為何如

荅張尉

未書

五月五日陝人司馬光謹復書福昌少府祕校足下光行能固不足以高於庸人而又退處冗散屬者車騎過洛乃蒙不辱而訪臨之其榮已多今又承賜書兼示以新文七篇豈有人嘗以不肖欺聽聞邪何足下所與之過也始懼中愧終於感藏以自慰知幸知幸光以居世百事無一長於文尤所不閑然竊見屈平始為騷自賈誼以來東方朔嚴忌王子淵劉子政之徒踵而為之皆

蹈襲模倣若重景疊響訖無挺特自立於其外者獨柳子厚恥其然乃變古體造新意依事以叙懷假物以寓興高颺橫鶩不可羈束若咸韶濩武之不同音而爲閔美條營其實鈞也自是寂寥無聞今於足下復見之苟非英才間出能如此乎欽服慕重非言可迨然彼皆失時不得志者之所爲今明聖在上求賢如不及足下齒髮方壯才氣茂美官雖未達高遠有漸異日方將冠進賢佩水蒼出入紫闥訏謨黃閣致人主於唐虞之隆納烝民於三代之厚如斯文者以光愚陋竊謂不可遽爲也光頓首

與景仁論樂書

傳家集卷六十一 書啓四

十三

九月二十一日某再拜白景仁足下蒙示房生尺法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誤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之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鐘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盛稱此論以爲先儒用

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謬祛一世之惑光竊思之
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
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光按累黍求尺其來久矣生所
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
衆曾不寤也又其書旣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
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
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
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
則爲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
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後制律返
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
者果何如哉嚮使古之律存則歛其聲而知聲度其長
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
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
將何從生邪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爲
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
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
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
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
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
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
爲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爲黃鐘之律是則律

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圍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爲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太煩則上下輩之所爲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棄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載鹿空之處而必欲責其絲忽不差邪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爲九寸取其三分以爲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

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爲法何得度法獨用一黍光按黃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据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至於度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爲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生所謂仲呂者果石夔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邪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爲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取以爲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也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

仁苟有以解之使瑩然明白則敢不斂衽服義豈欲徒
爲此說說也

景仁復書

九月二十二日鎮再拜復書君實足下昨日辱書以
爲鎮不當爲議狀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燮然而懼
曰鎮違羣公之議而下與匹士合有不適中宜獲戾
於朋友也既讀書乃釋然而喜曰得君實之書然後
決知庶之法是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實之書傳
於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實之書傳
凡五而條目又十數安敢不盡言解之君實曰漢書
是必謬爲脫文以欺於鎮也是大不然禮記玉藻之
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
也猶鎮之知庶也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
云一黍之起於劉子駿班孟堅之書爲冗長者夫古
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幾置其間幾何未幾
容受幾何豈可知其長幾何未幾置其間幾何未幾

傳家集卷六十一 書啓四

六

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得之起積一千二
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
如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
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是子駿孟堅之書不爲
冗長而反爲顛倒也又云積以積爲排積之積廣是爲
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以積爲排積之積廣是爲
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又
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子路以正衛之
父子君臣之名分豈積與廣之謂邪又云古人制律
與尺量權衡四器者以相參校又云黍者苟亡得律
有常則三者從可推也古人之慮後世其意或當如
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之意既知黍之於後世可以
爲尺豈不知黍之於後世亦可爲律而故於其法爲
相戾乎若如君實之說則是古人知一分而不知二大
要不及半分則棄之也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圓十
分三釐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律
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而乘九寸之長必
九而八十一也今圍與尺合始試驗之乃可又云權
是也如欲知庶之量與尺合始試驗之乃可又云權

衡與量据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尺
法止於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二百是
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權衡則由黃鍾之重施於
量則由黃鍾之倫施於尺則由黃鍾之長其實皆千
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一黍而為尺邪
豈得謂尺生於量邪又文庶言太常樂太高黃鍾適
當古之仲呂不知仲呂者果後夔之仲呂邪開元之
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
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
與笛里卷之樂庸工所為不能盡得其律呂之正者是
徒知笛今樂器之名為異而不能知其律與聲之同也
亦無復議也就使得真黍用庶之法制為律呂無忽
微之差乃黃帝之仲呂也豈直後夔開元之云乎書
曰律和聲方聲之時使夔與樂猶用律而後能和聲
今律有四聲六毫之差以為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
不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然則欲成其名而和
不附青雲之士則不能成名君實欲成其名而和
附矣惟其是而附之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諺
曰抱橋柱而浴者必不溺君實之議無乃為
浴者類乎君實見浴不取不為此議也

再與景仁書

傳家集卷六十一

書啓四

七

九月二十三日光再拜景仁足下前者妄為書以干聰
明意欲就大君子決所疑也退而懼曰房生老儒遠來
景仁方欲就其名而我難問不置得無罪於景仁乎既
又自得曰景仁惟義之從非人之私也我又何懼昨日
得所示書然後釋然而不我罪而猶我教也幸甚幸甚
然其中猶有未察愚意而直以彊辭抗之此所以憤憤
不得飲默必當自伸者也景仁曰我違羣公之議而下
與匹士合宜獲戾於朋友此何言也光雖不肖豈敢教
景仁枉道上同以取容哉顧所論何如耳論苟是歟雖
褐寬博當從而事之論苟非歟雖萬乘之君滋不受也
若以為彼貴人也論雖是當非之此寒士也論雖非當

是之亦非中正之道光所不爲也景仁曰如光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是大不然光非謂太古以來律必生於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從度法度求之耳安得不謂之度生於黃鍾之長邪景仁曰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是知聲者之論是則然矣然能知聲之正者果誰耶又曰徒知今古樂器之名爲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夫古今樂器與聲之同光亦知之所不知者今樂之太簇或應古樂之大呂今樂之大呂或應古樂之黃鍾則非光所及知也豈徒光耳自非古之神瞽誰適知之景仁曰就使得真黍用庶之法制爲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仲呂也夫真黍或可得而律呂不難制若欲求無忽微之差則難矣乃遽以房生之智爲與黃帝同亦以褒矣景仁謂光欲成其名而知所附若抱橋浴者光始聞景仁論房生尺則未敢謂之然當是時豈前知諸公絀房生之議乎蓋景仁欲以此抑之使不敢語耳苟欲立論求是者安避此譏哉避此譏而不爲非正直也若乃尺法之可疑者則前書論之已詳惟景仁未賜熟察耳光復何言若終如是而不可變則願附景仁之言以達來世之君子而質是非焉古之朋友無不切磋琢磨以明其道景仁必不罪其不已從而往返不已也

九月二十四日鎮復書君實足下鎮豈不知君實者
也君實之爲人也其性介其言辯其辯窮物之義理故鎮以不介之事加
之名其言辯故能窮物之義理故鎮以不介之事加
君實以起君實之辯而窮尺律之義理因之以爲戲
也孔子曰前言戲之耳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分君
實何恤而慎慎不得飲然哉來書六百七十有八言
者其言無幾矣君實之辯義理於此止乎將亦有隱
而未發者何其釋不介之事多而論尺律之事少也
君實以爲古者以律起尺後世以尺起律鎮以爲古
者以律起尺後世亦以律起尺後世以前書盡之矣不復言
也君實云今樂之太簇或應古尺前書盡之矣不復言
呂或應古樂之神瞽亦不得知也豈直古之神瞽哉古
君實哉古之神瞽亦不得知也豈直古之神瞽哉古
之後夔亦不得知也何哉無律也古者以律而考聲
也書曰律和聲周禮曰執同律以聽軍聲是也前書
仲呂以爲蕤庶之智與黃帝侔者非也今農夫治田
禾麻菽粟黍稷梁稻以時而布之或耕之或耘之或
耨之法也後飲之或後種而先飲之有過之者曰此
東縕傳以薪燎治鳥獸之肉炮之燔之烹之煮之有

傳家集卷六十一

書啓四

七

過之者曰此炎帝之法也老婢之智果炎帝乎醫
能知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莖花葉金石骨
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忌者
有相反者有相制者又能知人之手足口耳鼻鼻膺
髮心腹腎腸受痰之處而療之過之者曰此神農之
法也醫者果神農之智乎然則君實之識鎮亦未得
也君實以爲鎮不熟察乎實之書尚
有條目乎幸一一疏示不宣鎮再拜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一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二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書啓五

與王樂道書

元豐三年八月作

昨日光退與郭秀才再三評議樂道所蓄蓋本非大病但藥物過分劑衣食不適宜致困憊如此耳光雖不曉醫觀樂道羸瘠雖甚然精神聲氣殊未覺衰願樂道姑自保養勿爲過慮凡人之所賴以生者天地中和之氣也若不節飲食衣服直以極熱極寒疎利之藥循環攻之使中和之氣何以自存乎況今樂道之疾上熱下寒服涼藥則熱未去而寒益甚服溫藥則寒未減而熱益

傳家集卷六十二

書啓五

一

加然則所服之藥皆有損而無益也光愚欲望樂道盡屏去諸藥

必不得已正服參苓之類扶助胃氣可也

只調飲食以待病氣自

退飲食不惟禁止生冷亦不可傷飽亦不可傷飢粟米性溫作薄糜如藥服之且有穀氣以助養臟府衣服不可過薄亦不可過厚加之棄置萬事勿以經懷沈聽內視藏心于淵恬淡逍遙歸于自然使神安志適骨肉都融則中和之氣油然而生如此養之旬月何疾不瘳矣夫欲速則不達半歲之病豈一朝可愈但當去其害之者勿令過與不及俟氣血徐徐自復則善矣光夙夜爲樂道思之無以出此輒敢獻其區區雖其言似迂然收效甚遠在聰明詳擇之

荅新知磁州陳大夫

游古書

正月二十二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知府大夫足下
光雖未獲展際然與令姪公廩相知為日固久近蒙貺
書并寵示先相國文集一通三復書文愧汗滿顏伏惟
先相國閎才茂勲布在竹帛以其餘力發揮於文光自
為兒未亂時固已誦相國之詩況於今日瞻仰遺文譬
如蓬莪生泰山之隅依附而不知其高儵鮒歷渤澥之
尾游泳而莫測其廣足下乃比之揚雄遇明哲君子過
矣此豈後進小生所宜當也前歲公廩校正先集欲刻
板摹之廣傳於世光幸以鄰居公廩每有一事未明一
字未正必垂訪問苟淺學所能及者未嘗敢有隱也所
不能及者亦不敢質而闕之請公廩訪諸能者此特磨
研編削之比耳豈足為有功於先集哉乃蒙足下勤勤
相謝又褒借太過雖增君子謙謙之美顧小人不收受
而有殆無地以自處所幸者得閱藏先集以詒子孫俾
轉相授受以永其傳乃其志也

荅范景仁書

近於夢得處連得所賜兩書聞泛西胡浮渙水登香菜
樓望陘山起居甚適差慰勤想又蒙教以宜觀素問病
原有療病導引之方且云鑄周黼漢斛已成欲令光至
穎昌就觀之雖古之儒者聞善相告見善相示勤勤懇
懇殆不過此其幸與感何可勝言但以家兄約非久入

洛須留此待之不可捨去故未敢輕諾徒增耿耿耳景仁所教誠善矣孔子曰盍各言爾志竊不自揆輒敢以所聞養生及治樂之道薦於左右譬猶嘉穀旣殖必使傭役從而耘耨之大廈旣構必使賤工從而甃斲之然後克成其粹美也景仁可能不鄙而聽之乎常記昔者與景仁同在貢院充點檢官主文試進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當是時場中秉筆者且千人皆以爲民之始生無不稟天地中和之氣也其文辭之美固多矣以愚觀之似皆未得劉康公之指常欲私出鄙意而論之因循汨沒卒不能就於今三十五年矣因景仁教以養生之道敢試言之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取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今成子惰棄其命矣蓋所謂生者乃生存之生非始生之生也夫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在易爲太極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其德大矣至矣無以尚矣上焉治天下下焉脩一身捨是莫之能矣就其小小者言之則養生亦其一也何以知之夫人之有疾也必自於過與不及而得之陰陽風雨晦明必有過者焉飢飽寒煥勞逸喜怒必有偏者焉使二者各得其中無疾矣陰陽風雨晦明天之所施也飢飽寒暑勞逸喜怒人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苟不失其中則天之所施雖過亦弗能傷矣木朽而蝎處焉肉腐而蟲聚

焉人之所爲不得其中然後病襲焉故曰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也是以聖人制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所以教民不離於中不離於中所以定命也能者則養其中以享福不能者則敗其中以取禍是皆在己非在佗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記曰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人無禮則失中失中則棄命矣劉康公所以能知成肅公之將死蓋用此道也彼素問病原之說雖佳恐漫汗支離不若此道之爲明且約也昔者聖人造次而動不爽於和縱心所欲不失其中施之於身則有餘矣將以教天下垂後世則未能也是故調六律五聲八音七始以形容其心制吉凶賓軍嘉禮以軌物其德使當時及

後世之人雖四海之遠千載之久聽其樂則洋洋乎其心和常若聖人之在其上循其禮則肅肅然其體正常若聖人之處其旁是以大夫無故不撤篋簋士無故不撤琴瑟朝夕出入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間以收其放心檢其慢志此禮樂之所以爲用也周室旣衰禮缺樂弛典章亡逸疇人流散律度量衡不存乎世咸英韶護不傳乎人重以暴秦焚滅六籍樂之要妙存乎聲音其失之甚易求之甚難自漢以來諸儒取諸胃臆以億度古法牽於文義拘於名數較竹管之短長計黍粒之多寡競於無形之域訟於無證之庭迭相否臧紛然無已雖使后夔復生亦不能決彼周黼出於考工記事非經

見是非固未得而知如漢斛者乃劉歆爲王莽爲之就使其真器尚存亦不足法況景仁復改其制度恐徒役心力費銅炭而已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先王之樂餘音遺文旣不可得而睹聞矣盍亦返其本乎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謹莊謹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謹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

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此樂之本禮之原也夫樂之用不過於和禮之用不過於順二者非徒宜於治民乃兼所以養生也如某者雖知之常病未能行之今老矣猶庶幾強勉而學焉以養其餘生亦願景仁共勤此道捐其末求其本捨其流取其源致樂以和其內致禮以順其外內和則疾疹不生外順則災患不至疾疹不生則樂災患不至則安旣樂且安志氣平泰精神清明暢乎四支浹乎百體如此則功何以不若伶倫師曠壽何以不若召康衛武醫經病原皆可焚周黼漢斛皆可銷矣景仁以爲何如哉抑禮樂乃天地人之大倫自古大賢君子尚不敢輕議

而狂簡小子輒妄言及之是宜得誅絕之罪於聖人賴
景仁之知我如鮑叔之知管仲也不以為僭不以為狂
庶幾有可采擇於其中焉

景仁又荅書

某啓辱書言考工記及劉歆所鑄斛并素問病源不
可四不復竊謂舜巡四岳則同律度量衡孔子曰謹權
量治方而尺量權衡以是知聖人之必於尺量權衡以
此樂之所由作也周之脯漢之斛其法具存魏晉以
來其尺至有十五種蓋由橫黍縱黍所為而不稟於
律也然卒不能作樂所用舊聲終唐之世無變鈞太
祖皇帝惠之特下一律仁宗皇帝留意數十年終無
所得及上仙太皇猶以李照胡瑗所鑄銅律置神御
前然李照以大蕤是樂與律自相矛盾也胡瑗之樂而
鍾磬才中大蕤是樂與律自相矛盾也胡瑗之樂而
實詳知之三代不復云前歲議樂者今為林鍾而仲呂
大輕重非此二代不復云前歲議樂者今為林鍾而仲呂

傳家集卷六二書啓五

六

乃居黃鐘子位考之正大小律與前後言者相符雖
經鐫鑿尚可補治若以大五律與前後言者相符雖
李照之樂則不若仲呂之愈也何則太蕤商聲未子
京所謂君宮寄於臣管是也也是大不可又况十二律
皆有清聲花日新撰譜與鄭衛無異而欲之說多所
乎考工記世以書深疑之近因謫解劉欽之制作不復
疑矣又知太府之尺與權衡皆古之稟於律者惟量
出於晉魏之貪政與律不合須君實面言乃悉竊以
為論此者今世無如吾二人講求問難之多而且久
也則君實來協固亦不細矣難兄若朝夕來不取奉
傳得歸陝歲首垂訪春中却同入洛幸也劉康公論
邀佳此誠非舉人之所能到然素問專主於醫非黃
帝莫能為者某至穎昌已再讀矣須有所得恨讀之
不晚病源乃申素問之聖易為觀覽若君實但恐未
可焚燒脯斛費銅炭則然亦不可錯棄恃念不宣某
拜再

與范景仁第四書

某啓近領正月十二日書續又領所賜論醫及樂書教
誨勤勤感藏無已醫書固難測素問巢源在其中最精
與誠如所諭光前書所云者非敢廢棄之也竊謂醫書
治已病平心和氣治未病冀景仁既得其本則未可焚
也然謂素問爲真黃帝之書則恐未可黃帝亦治天下
豈可終日坐明堂但與岐伯論醫藥鍼灸耶此周漢之
間醫者依託以取重耳古律旣亡胡李之律生於尺房
庶之律生於量皆難以定是非光爲景仁言之熟矣今
不復云權量雖聖人所重又須更審法度修廢官然後
政行於四方恐未可專恃以爲治也又今之權量未必
合於聖人之權量也夫中和樂之本也鍾律樂之末也
本巧也未規矩也雖不盡巧猶能成器若規不規矩不
矩雖使良工執之猶將惑焉光是以願景仁銷新鑄之
觚斛不欲使傳於後世萬一有知樂者音律旣合於古
矣不幸得景仁之器考之而不合反以自疑曰景仁賢
者豈肯作器以誤我更惑於其所學矣此光之所大懼
也望景仁察之數日來頃暄洛城花卉如錦家兄已到
光未可離此景仁許來千萬勿食言也

景仁荅第四書

人來得二月十六日手書承體候已就平復不勝喜
慰又云平心和氣以治未病君實之心未嘗不平其
氣未嘗不和不能治未病其竊恐所有之藥如所
議之藥爾醫與樂皆出於黃帝岐伯乃當時之工也
聖人立法之時不可如此周悉其書不若虞書周
漢間依託以取重者亦然也尺量權衡亦起於當時

何則已有律至虞書同律尺量衡舜慮四方此三物
者不稟於律則風俗不可以統同故每歲巡於方岳
下考而齊之權衡乃古之權衡前者以古樂聲為黃鍾
之尺今之權衡乃古之權衡前者以古樂聲為黃鍾
積實得八十分一為林鍾長六寸律皆圍九分黃鍾
十二律皆如此率而其聲協此乃增律之一寸以為
尺豈生於量也與今之太府尺正同又以黃金方寸
得一斤乃知太府權衡皆古法也惟量比律十三分
二之大此蓋出於魏晉以來黃鍾子位中者應仲呂
前後人言高五律者不虛矣古者十二鍾皆有大小
猶十二律之有長短也猶觚斛之有輕重也以律之
徑三分至誦之方尺圓其外庹旁九釐五毫之百六十二萬分
斛無差也律者樂之本也鍾鼓之律者取此也五
事鍾鼓而不知本也刑名之書謂之律者取此也五
刑之屬二千其罪之大小情之輕重苟不以律則不
得其當猶無律而定樂也胡先生律圍一圍七分三釐
八毫者八圍九分者一圍內無損益何也為聲之不
釐五毫者一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何也為聲之不
協比也黃鍾之律短也黃鍾之律短者由以尺而生

傳家集卷六十一

書啓五

八

律也君實若不見過一觀誦斛某懼後世待
君實為執一而不變人也非所聞之君實也

與景仁第五書

光啓范朝散來領二月二十三日及晦日兩書所云遞
中書未嘗得益二十三日書即是也夫治心以中此舜
禹所以相戒也治氣以和此孟子所以養浩然者也孔
子曰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然則中
和者聖賢之所難而來示謂光心未嘗不平氣未嘗不
和猶不免於病此言過矣以光方於古人乃下之下者
也於聖賢之道曾不能望其藩籬然亦知中和之美可
以為養生作樂之本譬諸萬物皆知天之為高日之為
明莫不瞻仰而歸向之誰能跋而及之耶彞所以薦於

左右者欲與景仁黽勉共學之爾安能遽入其域邪至於景仁去冬爲酒所困發于耳發于牙是亦過中之所爲也又云今之尺乃古之尺今之權衡乃古之權衡惟量比所爲律十三分二之大此無他出於魏晉以來貪政也光謂尺量權衡自秦漢以來變更多矣今之尺與權衡豈得猶是先王之所用邪彼貪者知大其量以多取人穀豈不知大其尺以多取人帛大其權衡以多取人金乎且尺量權衡公私所共用也斂之以大量則給之亦以大量貪者何所得乎此則衆人共知其不然明矣黃金方寸其重一斤恐亦據今之尺與權衡言之爾唐自安史之亂雅樂工器什不一存逮於黃巢蕩無子遺有殷盈孫者更案考工記始鑄罇鐘十二五代用之周世宗更命王朴考正其音律今以景仁律驗之在未位者已中黃鐘則是太常罇鐘下七律也不知何故反以爲合又景仁所謂律與罇斛之分數光未甚解豈非語其容受耶景仁亦以千二百黍爲一籥則二百四十萬黍爲一斛以今斛槩之何啻大十三分之二耶此皆愚所不及非面議莫能盡也曷謂景仁必入洛庶得相與極論養生作樂之本今景仁既不來光又不得往鬱鬱之志殊未便也

景仁復第五書

一某復書君實足下辱手書言中和之難誠足也禮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帝王中和之化行則

陰陽和動植之類蕃非為一身除病而禁醫書也孟子養浩然之氣榮辱禍福之不能動其心非除病之和也尺與權衡合於律惟量為十三分二之大自魏晉自秦漢俱不載於書不可知也大欽之大給之亦不可知也古有什一之稅而魯什二漢什五秦太半皆大欽也古不必大其量是也亦恐便於用而致然爾今尺合於律權衡合於律而補斛之輕重合於權衡尺之方深合於量又與古樂聲正同所謂量者一律之容為一龠二千六百四十龠為一龠百三萬六千八百分之實也二千龠為一斛百六十二萬分之二變亦自古至今黃金無變者尺之法權衡之法不可變亦猶是也其數與聲與尺與權衡皆稟於律獨量為不稟必有自來矣不見於書所以疑其自魏晉也以胡先生樂書考之乃知其律短而聲高君實不求此而襲先儒之說乃云未甚解補斛之分者量則渙然無疑深於算請自律分推而至於權衡尺量則渙然無疑矣未位最正者曰林鍾自六月至十一月則黃鍾位也非有七律子位中者曰仲呂自十一月至四月則仲呂位也前所謂各高五律非謬矣考大常鍾位盈孫所為是時云非周以前莫能為者累論議大小輕重之法乎故云非周以前莫能為者累論議大小

傳家集卷六十一 書啓五

十

與范景仁論中和書

特以漢書脫文及隋書所載先儒之誤非君實誤也更詳思之

光再拜自四月來連於夢得處領三書以無的便久未之報惟景仁必能察其非惰慢也來書主黼斛論甚確光寡學於鍾律實所不解不足以辨是非鄉者互相攻難聊資戲笑耳今若喋喋為報乃是求勝而強相加爭言而競後息非素志也且置是論至於中和為養生作樂之本此皆見於經傳非取諸光之曾臆不可忽也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鹿得美草猶呼其類共食之況君子得美道可不告其執友而共學之乎何光區區仰告之勤而景仁却之之堅曾不熟察也來示云致由和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帝王中和之化行則陰陽和動植之類蕃非爲一身除病也夫和者大則天地中則帝王下則匹夫細則昆蟲草木皆不可須臾離者也豈帝王則可行而一身則不可行耶人苟能無失中和則無病豈待已病然後除之邪夫養生用中和猶割雞用牛刀所益誠微然生非中和亦不可養也譬如用勺水滌一器景仁見而責之曰夫水所以浮天載地生育萬物汝何得用之滌器如此則可乎不可乎又云孟軻養浩然之氣言榮辱禍福不能動其心非除病之謂也夫志氣之帥也苟不以中和養其志氣能浩然乎苟氣不浩然則榮辱禍福交攻之終日戚戚墮隕穫充詘能無病

傳家集卷六十二 書啓五

十一

乎孔子曰仁者壽又曰大德必得其壽彼仁與德捨中和能爲之乎又云向之病誠由飲食過中是過飲食之中非中和也光誠愚不知飲食之中非中和更爲何物也光所願者欲景仁舉措云爲造次顛沛未始不存乎中和豈於飲食獨捨之乎此則尤所不解也夫中和之道崇深闊遠無所不周無所不容人從之者如鳥獸依林去之者如魚鰕出水得失在此於彼奚損益焉而光重複反覆言之猶噓溫以助春吹寒以佐冬徒自困苦夫何爲哉正身遇所忠愛不能自默耳夫已自未能力行而遽以強人此孔子所謂道聽而塗說宜人之不見信也然景仁明如離朱中和之益著於南山豈景仁

所不能睹哉或者偶未之思耳邇者所蒙教誨何敢忘之但承其意不承其術謹當熟讀中庸以代素問巢原熟讀樂記以代考工記律曆志庶幾有得於桑榆啓發其端皆自益友之賜也至幸至幸至感至感不宣光再拜

景仁荅中和書

君實示論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在天爲中和在人爲中和天不中不和則病人人不中不和則病天此所謂天人相與之道也孔子大聖不能救周之衰孟子養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不能抗戰國諸侯之亂何則無位也若夫閭巷之間數十百家同一日時無貧富貴賤賢不肖或病或死此所謂天病人也天病人者人病天也豈一人之身所致哉有位者之職也君實體孔孟之道者家居而欲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難矣哉語曰子疾病孟子曰昨日病今日愈是病亦不能除也樂議終未見果決續附三篇皆前議闕者

傳家集卷六十二 書啓五

十一

幸詳覽焉

與景仁再論中和書

光啓許人至得五日所賜書承氣體休佳至慰至喜示諭孔子孟軻亦病凡議論者以此所有佐彼所闕以此之是變彼之非告之以忠進之以直彼當察之以公受之以虛若饋獻之相交貿易之相資各得所求故可貴也光前獻樂議景仁已拒之今獻中和之論又不售若愚瞿守千仞之城以待勅敵使光何自而入焉夫聚財異於用兵用兵則貴必勝聚財則貴多得今光屢有所獻皆不克納借使光服其不勝然於景仁亦何得哉豈可徒競無窮之辭請亦置是論處暑以來天氣頓涼望

慎護自愛而已

景仁再荅中和書

以律生尺黃帝之法也以尺生律蔡邕及魏以來諸儒之誤也邕又謂銅律為銅倫君實以邕及魏晉告者邪至若人有生而中和者有法而暴戾者生而中和得禮樂以輔導之則為賢為聖以至於神而不可知生而暴戾得禮樂以教訓之則為善良為賢才矣不得禮樂則遂為惡人不可後革某也所有天地是萬物育要須見在位設施之如何某以所有天地皆未可置必是非定乃已然後為公而不競於為疆也辭

與范景仁第八書

來論云以中和作樂及養生之議未可置必是非有定乃止此議上有先聖下有來哲是非必有所定若但以筆舌相攻則光與景仁借令有老彭壽是非何時而定耶是以置之昨在鄉里作絕四及致知在格物二論輒敢錄呈有不合於理處更告景仁攻難庶得求其是而從之勿以前不受教遂棄之也

景仁復第八書

皇祐中與君實官太常同議大樂阮天隱胡先生深詆李照非是最後房庶來又言二人者亦非是何則以尺而起律也又謂王朴之樂高五律已而依庶之說令制尺律侖三種而律才下三格與李照同是時朝廷特授庶一官罷歸庶亦自黜其言之不可刊然君實初與胡阮非李照者近時又以前言之不可刊按前史抵誤獻十條才錄七條奉呈請詳觀之於義理可刊不可刊大抵吾儕讀經史經有注釋之未安者史有記錄之害義理者或為論或為辯以正之所以見為學之志而示於世老子是也今夫樂自太祖病之太宗真宗仁宗講求之主上欲拔正之列聖之所拳拳者蓋以禮樂治國之大而不可一日慢況樂

傳家集卷六十二

書啓五

三

之太簇為黃鍾官商易位哉君實今所主是前與胡
阮非之者君實前非李照今復主之豈未思之邪王
朴樂某亦同房庶非之雖高五律君臣民事物不相
干今復欲用之何可得也胡瑗所作比王朴下半律
仲更嘗言之君實已悉李照之樂聲雖發揚又下
二律然君臣民事物皆失其位不可不深念之

與范景仁第九書

聞景仁欲奏所為樂此大不可恐為累非細是非未定
或招悔吝尚可舉措所宜慎惜也區區之懇盡託尋叟
布之左右願垂識察光寧可為景仁屈服景仁所論為
是光所論為非不願景仁上此奏也且景仁所論果是
但存文字傳於後世必有施行之時何必汲汲自薦於
今日也切告切告不可不可

景仁復第九書

傳家集卷六十一

書卷五

十四

義有輕重事有取捨悔吝舉措輕也可捨也樂重也
不可不奏前年定樂事又一言其非者朝廷鞭配之
樂之誤不及匿名事又一言其非者朝廷鞭配之
其義與悔吝取捨孰為重哉

景仁又復書

郊壇設黃道午陛執政大臣及從官贊引初獻而引
亞獻終獻可乎誤則百官瞻望以為何如天地神祇
宗廟社稷之靈以為何如此禮之失易見者也況樂
隱與而律呂君臣自有上下次序失則人不能知而
天地神祇宗廟社稷亦見之矣以是而思不可不慎重焉

與景仁論積黍書

六月中於夢得處連辱兩書自爾以通鑑欲進御結絕
文字日不暇給以是闕然久不修報計景仁雖恠之必
知其非疎怠也光與景仁自皇祐中論樂迄今三十年
筆舌往返前後非一今更欲竭肺肝以仰告亦止於陳

言重複祗增煩瀆無益於析理也然景仁今書所詰責者亦不可不略自辨來示云光與胡阮前非李照今又復主之光蠲時所上聞者正以房庶妄改漢書以就私意謂景仁不宜信而從之近日所上聞者止爲景仁以今之太府尺即黃帝時尺恐不然耳至於音律高下素非光所習學實不曉其是非亦不知王李胡阮之相去幾律何嘗敢有所主有所非邪此則所不敢當也來示云經有注釋之未安史有記錄之害義理者不可不正此則誠然然須新義勝舊義新理勝舊理乃可奪耳如浴乎沂十月五日星聚東井之類是也至於房庶所改漢書云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全不成文理豈

可遽改舊書邪其餘則與景仁之志殊塗而同歸景仁以禮樂爲治國之大而不可慢光豈以爲小而可慢耶景仁吹律呂考鍾磬校尺量鑄黼斛以求先王之樂光謂先王之樂大要主於中和而已亦猶景仁謂衣有青赤黃白黑之異光謂主於溫而已矣景仁謂食有酸苦甘辛鹹之異光謂主於飽而已矣然則景仁豈能全廢光之說光豈敢盡不用景仁之論邪彼諸家言樂者各有十二律五音更相是非如五方之人言語不通飲食不同各謂我是而彼非孰能正之從景仁之樂視之則王朴君臣民事物全不相干李照皆失其位使二人復生於今日視景仁之樂未知其云何也若欲知其真是

真非必有如伶倫后夔師曠者始能知之耳今既未有其人願景仁且以所著樂說與光書合藏之以俟後世必有知樂者能辨之也光之言止於此自今景仁復以樂論相示亦不敢對也

景仁荅積黍書

某與君實議樂前後幾萬言不出於以尺起律以律起尺二事為異同爾其餘則汎用傳記證佐而已最先者君實以為房庶改漢書前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八字某以為漢書前言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鍾之長後言九十分黃鍾之長則八字者不可謂庶自為且庶亦不能為也則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在尺則曰黃鍾之長在量則黃鍾之衡在權衡則曰黃鍾之重皆千二百黍也豈獨於尺而為不成文則曰乎隨書諸儒之論始以一黍為一分之說若爾則黃鍾積實一千二百分而八百一十分者非也自蔡邕不能知謂銅律尺為銅衡尺至黃鍾萬事根本尺量權衡之所稟者而諸儒尺至五種逮今千餘年

傅家集卷六十二 書啓五

夫

無人是正吾儕業已留意可不為終之乎君實以青赤黃白黑主於溫酸苦甘辛鹹主於飽謂為某說於然五色者之於衣華於身而已五味者之於食適於口而已烏取於溫飽而云乎哉見君實議樂正如是矣王朴之樂君臣民事物全不相干以仲呂為黃鍾而次比之知其然也李照之樂皆失位者以太簇為黃鍾相見至時亦當一往以究其非面陳不可持有約倫淙鍾見至時亦當一往以究其非面陳不可持有約倫后夔師曠始能知之某以為三人亦不能知何則無律也書云律和聲禮云吹律聽軍聲傳云雖有師曠之聰無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七條或然者否亦不能知也無律故也君實云疏示當為修改某謂太府尺者為然何者為否請一疏示當為修改某謂太府尺為黃帝時尺考李照之律與尺而知其然李照以尺府尺縱黍而累之亦牽於隋書之說也然其樂比其律高八律律是而樂非也何以知今之外尺是黃帝時其聲和而與古樂合以起為十二律內數其輕重又與周官漢斛銘並同無毫釐之差以此知太府尺太府權衡皆黃帝時物也其法與黃帝之法同起於律也隋謂之開皇官尺歷唐以至於今者謂隋唐尺則人皆信之謂黃帝時尺則皆駭矣自隋以來至唐尺則

及五代最為亂世而此物不變則自秦至三代至五
命帝而上黃帝又何疑哉千歲之日今日是也謹此復

又小簡

樂為小事為大事王朴李照胡瑗三家君實不決是
非是慢而小之也但看今之君臣民事物可知之往
年孫宣公馮章靖宋子京非李照樂乃召阮逸胡瑗
房庶令修之君實當時與胡阮同非李照者今所用
乃李照樂君實云不改何也持國大祀失脚正可以
君實中和樂呼之五方不非君實之言不通信然於歌
樂則一豈有我是而彼非君實之言不全廢某之言
不可不盡用何則益無不是也古人之所不到也十
二律皆有損益而和也豈不為新義勝舊
義新理勝舊理乎所恨至是未有人是之

韓秉國書

維啓春氣斗温伏惟動止安和相見之期竟未有所定
殊增耿耿見與景仁書似惟鄙拙論議於公有所未
盡者向讀中和論疑中字解釋未甚明然未敢決然
以為非也今試妄言煩公一閱是非幸復垂論以解

停家集卷六十一

書啓五

七

愚蔽智中所欲言者非可以書盡
惟冀自愛重而已謹手啓不宣

秉國論中和書

中之說有二對外而為言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喜
怒哀樂之未發漠然無形及其既發然後見其中節
謂之不中節也故喜怒哀樂則暗發謂之明則獨理而無
滯應物而不窮喜怒哀樂之發有不中節乎中節則
無過與不及矣有不和乎在易之卦虛其中曰離為
日為南方為火王弼解復見天地之心云天地本
也春明夏長秋落冬閉日月之行星斗之運此天地
之運可見於外者也張官置吏發號施令事功之修
舉民物之茂遂此聖人治天下之迹可見於外者也
若其所以述者蓋莫得而擬議也凡物莫不有節過與
不及論於用則為蔽塞為蹊乖為不行為患難無此
者其和矣故曰達道明乎此

答韓秉國書

元豐八年

光啓丁通直來蒙賜書審起居安和至喜示諭見與景仁書似恠論議有所不同此何言哉朋友道廢久矣光述中和論所以必欲呈秉國者正爲求切磋琢磨庶幾近是耳豈欲秉國雷同而已雅聞秉國有論光不勝其喜故因景仁請見之何謂恠也然光至愚於秉國之論猶有所未達者請試陳之惟秉國擇焉秉國云中之說有二對外而言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此誠如論然中者皆不近四旁之名也指形而言之則有中者外指德而言之則有和此書以中庸爲名其所指者蓋德也非形也如秉國所論則中庸應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及其既發謂之外不則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虛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乃相應也秉國又云虛則明塞則暗此誠如所論然所謂虛者非空洞無物之謂也不以好惡利害蔽其明是也夫心動物也一息之間升天沉淵周流四海固不肯亢然如木石也惟賢者治之能止於一擇其所止莫如中庸故虞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凡人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當此之際其心必有所在小人則追求嗜好靡所不之惟君子能自處於中庸之地不動以待事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又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文止於信言所止各有在也荀子曰德操然

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亦言所定在於德也又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藏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然則虛者固不為空洞無物靜者固不謂兀然而木石也凡曰虛曰靜曰定云者如大學與荀卿之言則得中而近道矣如佛老之言則失中而遠道矣光所以不好佛老者正謂其不得中道可言而不可行故也借使有人真能獨居宴坐屏物棄事以求虛無寂滅心如死灰形如槁木及有物歛然來感之必未免出應之則其喜怒哀樂未必皆能中節也曷若治心養

氣專以中為事動作語默飲食起居未始不在乎中則物雖輻湊橫至一以中待之無有不中節者矣秉國又引王輔嗣解復其見天地之心以證虛無為衆本之所自出夫萬物之有誠皆出於無然既有則不可以無治之矣常病輔嗣好以老莊解易恐非易之本指未足以為據也輔嗣以雷動風行運變萬化為非天之心然則為此者果誰邪夫雷風日月山澤此天地所以生成萬物者也若皆寂然至無則萬物何所資仰邪天地之有雲雷風雨猶人之有喜怒哀樂必不能無亦不可無也故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但動靜有節隱見有時不可過與

不及過與不及皆為災害必得中然後和然後能育萬物也自有天地以來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動極則靜靜極則動盛極則衰衰極則盛否極則泰泰極則否若循環之無端萬物莫不由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皆天地之心然復者陽生之卦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人贊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天地之道雖一往一來本以好生為心也易道幽深而輒敢妄為之解其罪甚大亦不自識其是與非也抑求之空言不若驗之實事竊聞秉國平日好習靜光不勝區區願秉國試輟習靜之心以為習中之心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勿須與離也久而觀其所得所失孰少孰多則秉國必自得之矣豈待光之煩言哉愚慮如此所不及者不惜更示不宣光再拜

答秉國第二書

元豐八年三月作

光啓辱四日所惠書誨以所未諭幸甚幸甚書文甚多援據甚廣光欲一一條對則恐逐枝葉而忘本根徒費紙札視聽無益於進道是宜直指其大要而言之今光與秉國皆知中庸之為至德而信之矣所未合者秉國以無形為中光以無過與不及為中此所謂同門而異戶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常設中于厥心豈有形於外哉荀卿大學所謂虛靜定者非寂然無思慮也虛者不以欲惡蔽其明也靜者不以怵迫亂其志也定者不以

得喪易其操也中庸所謂中者動靜云為無過與不及也二者雖皆為治心之術其事則殊矣今秉國合而為一恐未然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道豈得寂然無思慮哉苟為不思又不慮直情徑行雖聖人亦恐喜怒哀樂不能皆中節也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言聰明睿智天所賦也誠之者人之道言好學從諫人所為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謂聖德之已成者也擇善而固執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謂賢人之好學者也人一能之己百之謂愚者之求益者也夫不歷塊堦不能登山不沿江河不能至海聖人亦人耳非

生而聖也雖聰明睿智過絕於人未有不好學從諫以求道之極致由賢以入於聖者也故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至於七十然後縱心所欲不踰矩以孔子之德性猶力學五十有五年乃能成其聖况他人不學而能之乎若謂聖人生知自天必不可及則顏子何為欲罷不能孟子何為自比於舜哉舜戒羣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使舜生而聖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又何弼哉詩稱文王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其性近於道處師弗煩在傳弗勤非謂不學而不諫也光前書論中已備矣恐秉國尚未詳覽而熟察也光前書云願秉國動靜語默飲食起

居皆在於中勿須臾離也久必自得之秉國亦嘗留意
采其言乎今有人饋食於吾二人者吾二人未嘗而先
爭之一人曰鹹一人曰酸曷若相與共嘗則知其味矣
又有饋藥於吾二人者吾二人未服而先爭之一人曰
寒一人曰溫曷若相與共服則知其驗矣中美食也良
藥也光顧與秉國強勉而試行之師曠曰秉燭之明孰
與夜行吾人雖老矣繼今而學猶庶幾其有益也往來
之言奚以多為

景仁荅中和論

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傳曰中為大本者以其
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某以為中
者對外而為言也君實曰中皆不近四旁之名也指
形而言之則有中者外此書以中庸為名所指者蓋

傳家集卷六十二 書啓五

五

德也非形也某以為心者在身之中有知而無形者
也請以堂論之身形也猶堂也對外而言則舉堂之
內皆中也若以不近四旁為中則堂之中又有中焉
非所謂含藏之中乃得中之中也君實又曰喜怒哀
樂之未發既謂之中出也及其既發當謂之外某必曰
為發者由中出者此書以中庸為名指德而言則有
外又如君實之說此書以中庸為名指德而言則有
中又有和若然則經當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而皆中節謂之庸也此書雖以中庸為名至於左右
其說始終其義不害旁有稱引今直以本篇義明之
輔嗣之說不敢復有稱引今直以本篇義明之經曰
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
而得從容中道慎思明辨之說君實又曰曷若治心
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說君實又曰曷若治心
氣專以中為事動靜語未嘗不勉而中此正所謂
擇善而固執之誠心養氣者所能辦哉所謂誠者非
從容中道豈治心養氣者所能辦哉所謂誠者非
有一物也但誠其心而已矣心至於不勉不思而中
道至矣譬如鍾大叩之則大鳴小叩之則小鳴以其
中虛也大小自外而至於者亦鍾豈預設於心而待
應之哉所謂過與不及者亦預設於心而待之也
時有異變事有異宜亦豈可預設於心而待之也

荀卿大學君實之所信也其論心不過曰虛曰靜曰
定虛靜定雖非兀然如木石亦豈可形容哉孟子曰
操則存捨則亡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言心
能與不一則信執其中也君實既以大節之中便為無
至誠為能盡其性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孔子則
則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能贊天地之化育然則性
欲無言天地育萬物蓋聖人得位者之所為也孔子
道無其位者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聖人有其
也詩曰德輶如毛無臭則聖人之心猶有倫於天地矣
矣但天之意通而不形得也今夫穹然而體高
蒼然而色正者天之形也雷風日月山澤為天之用
者聖人深拱法宮其迹則百官承序萬物樂生究其
用蓋有不可見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皆道也孟子曰大化之謂聖而不可知之
之謂神非立天下大本者其孰能與於斯愚故曰明
乎此者其見天下大本者其孰能與於斯愚故曰明
地聖人之心乎

傳家集卷六十二 書啓五

三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六十二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